



小姐集

X I A O
J I E J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角聲裏

望了一片原始的環境。
自然的懷抱。
驛馬地回着「智慧」
的小溪流，永遠潺
潺，你該知道少女的
淚，浮在眼前，一條地



I246.7/38

2007



小姐集

XIAO
JIE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姐集/汤雪华 等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102 - 0

I. 小… II. 汤…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246 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郭 娟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小 姐 集

Xiao Jie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20 印张 15.4 插页 14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02 - 0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序

陈子善

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至少在某一阶段是如此。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文坛上活跃着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以自己丰富多彩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证明在“五四”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新尝试。可惜长期以来,她们的文学实践,不管成功与否,都未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应有的关注。就我有限的阅读,仅见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对其中的施济美有所论列,陈青生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其中的施济美、汤雪华、郑家瑗、俞昭明等有所论列,如此而已。

近二十年来,学界提倡“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苏青等长期在四十年代文学史上缺席的女作家相继浮出历史地表,不仅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相关论著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张爱玲几乎成了“时尚”符号,成了白领阶层家喻户晓的人物。但这批差不多与张、苏同时代的青年女作家在哪里呢,是否仍要继续湮没不彰?她们的作品和生平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文学史的价值呢?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姐集》对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本书特约策划王羽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潜心研读四十年代上海文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批青年女作家,亦即“东吴系女作家群”的由

来、组成、主要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历程,特别对“东吴系女作家”在当时新旧文学对接和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互动中所营造的迷人的文学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更有意思的是,王羽考证出这批“东吴系女作家”当时被文坛公认为“小姐作家”(见陶岚影《闲话小姐作家》,1944年5月《春秋》第1年第8期)。时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小姐作家”早已谢世,无论从纪念还是研究的层面,都已到了该让她们作品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作为她的导师,我对王羽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中的锲而不舍是欣赏的。

《小姐集》收入汤雪华、施济美、俞昭明、邢禾丽、郑家瑗、杨依芙、练元秀、程育真等四十年代上海“小姐作家”的作品。我无意夸大这批“小姐作家”的文学成就,但是,读毕全书,掩卷而思,她们写作的真诚、题材的多样、人物描写的细腻,以及流淌在作品中的对弱者的同情,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对“真善美”的向往,等等,都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她们这些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也提供了与张爱玲、苏青等的创作完全不同的现代文学史资源。我想,这就足够了。

其实,这批“小姐作家”在当时确实实拥有大量读者,不妨略微回顾一下史实。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办“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以大中學生及职业知识青年为调查对象,共计683人接受了调查。“小姐作家”施济美继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这样的结果,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意外。但施济美以其别具一格的校园小说赢得当时青年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青睐,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年之后,已在上海文坛享有声誉的女作家赵清阁编选《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入选均为“五四”和三十年代成



名的女作家,包括冰心、袁昌英、冯沅君、苏雪林、谢冰莹、陆小曼、陆晶清、沉樱、凤子、罗洪、王莹和赵清阁本人。“东吴系”“小姐作家”和张爱玲、苏青等一起均被排除在外,不入赵清阁的法眼。这无疑与赵清阁本人的文坛交游和文学趣味有关。但也提醒我们,当时上海文坛虽然还是多元的格局,“东吴系”“小姐作家”这一元显然已经开始受到某种冷落。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历史原因,“小姐作家”们在文学史上消失了那么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姐集》努力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值得肯定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选本端赖选家的目光与偏好。但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可以读到四十年代上海文坛这批迷恋文学的“小姐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了,终于可以领略四十年代与张爱玲、苏青们不同的另一种女性作家的文学追求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

2007年6月24日

于海上梅川书舍

秋春

號月一·號月二十

—時分—

·期五第·年一第

行發書報總民華中

小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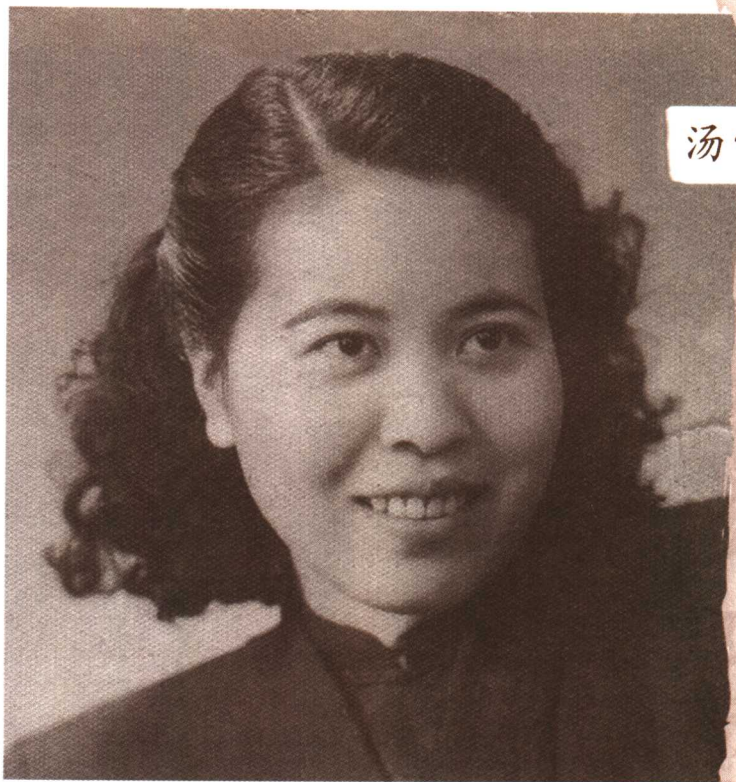
2

活生

期六第



汤雪华



汤雪华小姐是我们最熟悉也最佩服的一位女作家。我对于她的作品，向来只有三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好”，第二个批评还是“好”，第三个批评仍旧是“好”。只是站在小姐的立场上，未免觉得她太大胆太泼辣，拿话剧演员中的孙景路来比她，真是再恰当不过。其实，在生活中，她是一位“摩登的林黛玉”，因为人生经验比较的丰富，见到的不平也多一点，又常生病，所以思想中脱不了悲观的成分，常常做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来，虽然今年也还不过二十八九岁。我见过她的照相，知道她不胖；可惜从来没有机会和她谈上一谈，不知道她的口音。

——陶岚影《闲话：小姐作家》

煩惱絲

撰文者：小 珞
繪圖者：石佩卿

莫太太四十二歲了。雖然不能算老，但假使把女人的一生用美麗的陽光來打喻，則總該說是「夕陽雖好，已近黃昏」的傍晚時分了。

自然，這是免不掉的；每當清晨夜晚，無事閑思的當兒，莫太太也會像一般初老的太太們一樣，常常懷念起自己過去的青春和美麗。「人老珠黃不值錢」，「不挺回首話當年」，……莫太太雖然不大會做詩，有時却也會感嘆無窮地吟出幾句帶些傷感性的詩話。

不過莫太太是幸福的。用陽光比喻，她的一生，正像暖春三月的好太陽：清晨打東天升起後，便萬里無雲，碧天如畫；別說狂風大雪，就是輕風細雨，也未嘗受到過一絲一毫。

是的，莫太太從小便有着世間最寶貝的「錢」，有着女人最驕傲的「美」。她不必像許多窮家婦女一樣整日辛苦操勞，也不必像那些面貌醜陋的老處女一樣每晚對月長嘆。

……而且直到現在，她還是

惱着，嘆着，笑着，哭着，操心着，忙碌着，……

這是

什麼呢？恐怕每個同莫太太一般幸福的太太們都有的？是一篇可歌可泣的「髮的歷史」——

僅是小小的八歲，當然只辦得出事情的苦樂，不懂得它的利害，因此，每當小鳥唧唧的早晨，莫太太展着蘋果似的小臉，在一床柔軟的大紅綢被裏，做着甜蜜蜜的美夢時，最害怕的便是母親一聲尖脆的喊



汤雪华小传

汤雪华 (1915—1992)，本名计中原，曾用笔名汤仙华、汤中原、张珞、小珞、东方珞等，浙江嘉善县西塘镇人。幼年先后失去父母和唯一的姐姐，幸得姐姐在松江景贤女中的任课教师胡山源帮助，被一位汤姓牧师认为养女，得以读书成材，并认胡山源为寄父。1935年因肺病复发，肄业于湖州湖郡女中。病中在胡山源的鼓励下开始创作，处女作《在医院中》经由胡山源推荐，于1940年发表在上海《健康家庭》杂志上，从此开始将近十年的文字生涯。其作品不断发表于《万象》、《春秋》、《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茶话》、《申报·春秋》、《中央日报·文综》等知名刊物，在文坛引起了相当的反响。短篇小说《山乡》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她被评价为“作品特别多，而且好的也多，取材又广普，笔调也老练，有些文章，竟然不像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写的”。代表作有《郭老太爷的烦闷》、《死灰》、《红烧猪头和小蹄膀》、《烦恼丝》、《墙门里的一天》以及长篇小说《亚当的子孙》等。

1946年，汤雪华来沪参加胡山源的寿诞聚会，结识托派领袖彭述之的助手籍云龙，于1948年初结婚，次年生下独子，就此告别文坛。

1952年12月，籍云龙被捕并判处无期徒刑。汤雪华在一家私营棉织小厂做工，生计艰难。1958年为避免作为“反属”遣送山区，她忍痛和丈夫离婚，从此两相隔绝。“大跃进”浪潮中，她随厂内迁江西九江，多次被评为九江市一级劳动模范。“文革”开始后，时在苏州工艺美术专读书的儿子赴苏北插队。经过艰苦努力，1973年，她退休回到苏州，儿子也重伴左右，并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1992年7月25日，晚年苦尽甘来的汤雪华因病去世。

滕

朧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张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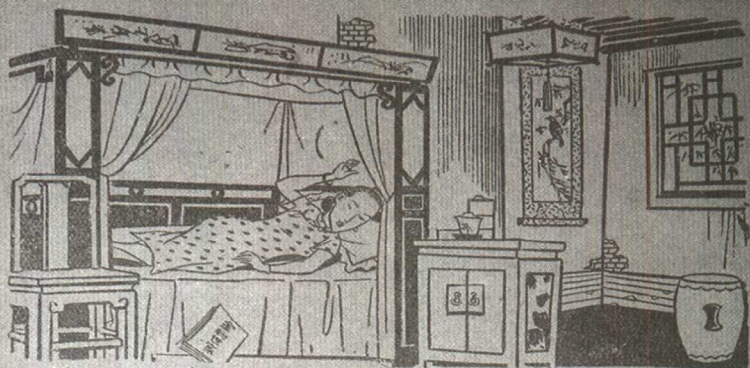
施济美（左）和俞昭明

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施济美着实是个好女孩子。和她最知己的女朋友叫俞昭明，前些日子就住在她的家里，如今俞昭明小姐在苏州乡下教书，平素很喜欢写作，她的作品，曾散见于各种杂志上，《万象》上的一篇《小茉莉》当是她的代表作。施济美的大妹济英，和她姊姊长得很相像，也是一位优等的“小姐作家”，《紫罗兰》上曾发表过她的作品。济珍是她们家的三小姐，施济美有一篇得意杰作《小三的惆怅》，其中的主角就是她。她们三个都很来得，没有佣人的时候，居然也能够自己煮饭吃，自己收拾房间，可是要她们洗衣裳就都不能胜任了。大“小姐”到底不能和小“大姐”相提并论的。

——陶岚影《闲话：小姐作家》

施济美





長篇連載

井裏的故事

施濟美·文
董天野·圖

3.

現在，彩雲街一百二十八號費公館，這古老的大宅，不似先前那麼陰森了。雖然費太太還是說，這兒像冷宮，像墓道，像沒有水的井，像斷了香火的破廟，甚至像給囚人住的監牢，但是無論如何，費公館于真萬確的不似先前那麼陰森了。

那幽暗牆角的蛛網還沒有來得及打掃，那野草和香苔也都在，還有那高牆與長卷封鎖着的無邊靜寂也不會解除……但是無論如何，費公館于真萬確的不似先前那麼陰森了。

于真萬確的，費公館並不見得比先前新鮮，比先前乾淨，比先前明朗，或是比先前多一點兒熱鬧什麼的。都沒有，但是無論如何，它不似先前那麼陰森了。——就連那老蒼頭江俊也覺着了一層，他搖頭幌腦的告訴附近的街坊：『自從主人回家轉，昨日今朝大不同，彩雲街上費公館，人人面上笑春風，少爺小姐多和氣，老爺侍人真寬宏，真高彩烈三小姐，苦盡甘來樂無窮……』的確確，昨日今朝大不同，自從多了六個人以後，大不同了，因為「人」是屋子的靈魂，沒有人，再好的屋子也是鬼陰陰的。

最與高彩烈的，自然是培佳姑姑了。自打平壤尋變之後，她一直是含着眼淚，抑住傷心，吞下痛苦，打起精神，一步一步的在人生的途程上朝前走，好艱難的途程啊，爲了可憐的爸媽，爲了可憐的彭年，她不得不咬緊牙關，熬着，熬着，一步，一步的朝前，朝前；水深火熱，她不能够退後；柳暗花明，她不能够旁顧，她只是朝前，朝前；將忍受當作享受，在她，犧牲的痛苦也說是成功的歡樂，從光緒二十年到現在，好長

小姐集



8

施濟美的小说在1947年《生活》杂志上发表

施济美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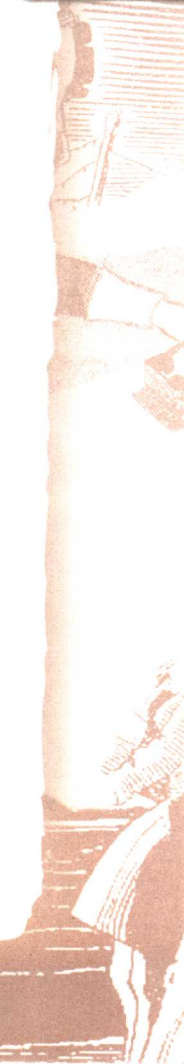
施济美(1920—1968),笔名梅子、方洋、梅寄诗、薛采繁,祖籍浙江绍兴,生长于北京。其父施肇夔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后,全家随父亲搬到南京。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时为上海浦东高中学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渐发展为知己的恋人。

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而南京沦陷后,施、俞两家在施济美的机智指挥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惨无人道的日机轰炸中遇难。施济美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并且终身未嫁。

1942年大学毕业时,“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

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等刊物,《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抗战胜利后,《凤仪园》、《群莺乱飞》、《圣琼娜的黄昏》、《井里的故事》、《鬼月》等高质量的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她文学道路的巨大拓展,长篇小说《莫愁巷》更代表了她的创作生涯的高峰。

解放后,施济美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文革”中,她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上，久久地對走遠了的田三搖手。

夜深了！鎮上的小型發電廠裏已經停止發電，黑芍藥屋裏點了一盞煤油燈，昏暗暗地，有點酒闌人散後那種說不出來的淒涼情調。

她還沒有睡，坐在燈前做活計，眼睛睜得大大地，沒有絲毫倦意。這樣過了約有一兩個時辰，後面菜園子裏似乎有一點點響動，接着套間門開了！走進來一個修偉的年青人。

「康八，是你。」黑芍藥迅速地站起來，走到來人的跟前，輕柔地：「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要回來了！還好嗎？」

「還好，對不住妳，累妳等我這樣久。」拉她坐在椅子上。

「事情順手不順手？」黑芍藥低低地問。

「一切都很順手，我還帶了點東西送給妳。」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來，裏面是一副金鐲子和三只小戒指。他拿出一只大點的套在手指上試了試：「這只送給妳們老太太，那兩只小的妳和妳姊姊每人一個，她還好嗎？」

「還好，今天怕妳來，沒留客人，大概已經睡熟了。」從門帘裏望了望對面屋子。

「別驚動她們了！」抬頭，面對着她：「我問妳，鄰近的街



「都還好，有些日子比較難過的，我也常幫他們的忙。」拉了拉罩在燈上的紙燈罩子。

「那我就很放心了，我這次出來也就是爲了不放心他們一般小弟兄們，還有黃土坡那一帶窮苦的老鄰居，連稀飯都喝不上，不幫幫他們的忙，簡直就沒活路走。」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祇好做到那兒算那兒了！」

黑芍藥沉默地，靜靜地注視着他，她在這年青人的臉上找着了人類偉大的同情和良善。她知道他是個賊，他在做犯法的事，是正人君子最不屑的人，可是他沒有一點瞞不起他。她愛他，看重他，甚至崇拜他。

康八也在默默地沉思着，皺緊了眉在籌劃着什麼事情。忽然他像下了決心似地說：「我一定要這樣做，請妳幫助我，我一定要這樣做。」他轉了轉燈心，將燈臺移在她面前，正視着她：「我明天就回到城裏去，我要一不做二不休大大的幹一下子，把城裏的貪官污吏財主老爺們一網打盡。救救窮人，救救這窮受苦的窮弟兄。」

「你放心，我儘可能地幫助你。」黑芍藥看他紅漲了臉，似乎心裏充滿了吐不出來的怨氣。就替他在暖水壺裏重換了一杯熱

俞昭明





俞昭明小传

俞昭明(1920—1989),笔名凯蓝、俞协寰,祖籍江苏淮安,幼年随担任书记官的父亲一直住在北京,几近成年才迁居南京、苏州。1935年到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施济美结为好友,并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苏州黄埭老家教书,1946年回到上海,主编带有三青团背景的杂志《今日妇女》。在此期间加入三青团,还曾在1946年的庐山会议上作为该组织的代表向蒋介石献旗。之后进入施济美父亲任职的上海输入输出管理委员会签证室做公务员。

1950年,俞昭明与同事步启颢结婚,先后调到外贸系统几所学校做语文老师。“文革”期间,一个学生在试卷上引用了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她并不知道这个句子的来源,只是觉得毛泽东思想应该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列主义,而不应到此为止,于是在“顶峰”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由此遭到迫害。

1974年,她从上海财政金融学校退休,1989年12月因病去世。

俞昭明的创作虽然不多,却以其鲜明的“京味儿”特色在“东吴系女作家”乃至40年代上海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小茉莉》、《落花流水》、《梅家酒店》、《黑芍药》等一系列以老北京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海派文学的风格样式,在沟通京、海文学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短篇小说《玄武湖之梦》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